

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

任东升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天津 300071)

提 要:西方文学作品中渗透着许多《圣经》内容,其本身就是为文本服务的。本文通过对照抄“定本”现成译文导致的各种失误的实例分析,明确指出,译者在翻译《圣经》内容的实践中占主体地位,译者有资格、有权利、有责任进行独立翻译,为译文读者奉献出忠实、流畅的《圣经》内容。

关键词:钦定本《圣经》;和合本《圣经》;圣经内容;照抄;独立翻译

Abstract: It is unlikely to avoid translating the biblical contents pervading many western literary works in the cours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rrors occurred in the existing established Chinese version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a translator, instead of copying the established Chinese versions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source, form or style, to serve their contexts, must depend on himself when faced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biblical contents.

Key words: 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of English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Bible, biblical contents, copy,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038(2000)12 - 0059 - 03

一、引言

“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of English Bible)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世界文化巨著。这部只用约6千个词汇、58万字的英语翻译文学精品被认为是“用最高尚最纯洁的英文写的,充满了纯粹文学形式的诸多奇美。”^[1]《圣经》内容在西方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渗透无处不在。基于这个事实,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绕过《圣经》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译者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文本中出现的《圣经》内容呢?

二、“和合本”《圣经》的定本地位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欧美传教士译经大会指定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 of the King James Bible)作为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蓝本。^[2]1919年2月,首版“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后易名为“国语和合本”)出版,直到今天依然在海内外流行使用。马祖毅先生说,“和合本”出版后销量以百万计,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译本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的好译本,是经过创造、反复实验、并适于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3]周作人先生对部分译文赞赏道:“能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很难了。”^[4]尽管70年代以来一些圣经学者用现代汉语多次重新翻译出版《圣经》,但其译本的影响均比不上“和合本”。1995年,由中国基督教协会推出了中英对照本《圣经》,其中英文为1990年美国

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新标准修订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中文依然是1988年繁体字版《新标点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和合本”的权威地位在海外也得到承认。如1978年美国出版的“钦定本”《圣经》的卷首引用了“和合本”中《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的译文,而不是采用“思高本”《圣经》^[5]的译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6]

三、照抄定本译文造成的失误分析

“和合本”的定本地位确立以来,许多中文作家、编著者、译者一旦需要或遇上圣经内容,就毫不犹豫地引用、摘录、照抄现成译文,以至成为风气。如王佐良先生在其《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直接引用“和合本”译文对照“钦定本”进行英文《圣经》文学的欣赏。由于“和合本”的中文不是由“钦定本”的英文直接译出,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对译的地方。如第20页:

例1: Set me as a seal upon thine heart, as a seal upon thine arm: for love is strong as death; jealousy is cruel as the grave: the coals thereof are coals of fire, which hath a most vehement flame.

Many waters cannot quench love, neither can the floods drown it: if a man would give all the substance of his house for love, it would utterly be contemned. (Song of Solomon 8:6-7)

作者简介:任东升(1966—),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收稿日期:2000.07.13

王佐良照抄“和合本”译文：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旧约雅歌》第8章6-7节）

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圣经内容本身是为其上下文服务的。但是，在遇到《圣经》引文时，如果照抄现成定本译文，自然有投机取巧之嫌。有时甚至造成各种失误。现就几个典型译例加以分析。

例2：(I can today take up the plaintive lament of a peeled and woe-smitten people!)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a!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 Zion. (...)

唐承贤照抄“和合本”译文：我们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7]

美国黑人、著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52年所作的著名演讲“An Ex-Slave Discuss Slavery”中引用的“钦定本”《诗篇》第137章第1—6节“巴比伦之囚”事件，用来强调为反抗和推翻蓄奴制而“情愿我的右手失去灵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的坚强决心。引文本来是以色列人面对外邦掳掠而唱的一首哀歌，一个“Yea!”充满了满腔的悲愤。头两句译文中，“Yea!”这个语气非常强烈的感叹词根本没有译出；使用“一……就……”这个过于口语化的句式，失去了原文圣诗的肃穆，没能传达出悲怆的意蕴。

（笔者试译：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啊！想起了锡安城，禁不住潸然泪下。）

例3：Let both sides unite to heed in all the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 command of Isaiah—to “undo the heavy burdens and to let the oppressed go free.”

石幼珊译文：让双方团结一致，按照先知以赛亚的嘱咐，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8]

于海青译文：让双方联合起来，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倾听以赛亚的号令：“卸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9]

原文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就职演说中，为呼吁冷战中的苏美两大阵营联手协作，所引用的“钦定本”《以赛亚书》第58章第6节的内容。石译照抄现成译文，于译只改一字，都无缘无故多出了省略号。“轭上的索”似乎想解释“heavy burden”。殊不知，“钦定本”原文在下一句才出现了“and that ye break every yoke”。两位译者不负责任的照抄造成了对文本的不忠实。

（笔者试译：让我们双方联起手来，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响应先知以赛亚的召唤：“卸掉身上的重负，让被压迫的人们获得自由！”）

例4：Man born of women is short-lived and full of disquiet,

He blossoms like a flower and then he withers;

He slips away like a shadow and does not stay. ^[10]

梁工等照抄“和合本”译文：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出来入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不能存留。^[11]

原文作者在前言中已经申明，文本中的圣经内容均出自1970年版的当代英语《新英语圣经》(New English Bible)。译者却不顾引文版本来源和语言风格，照抄现成译文。引文只有三行，译文却排列为四行，对原文形式改动过多。这样牵强附会的译文势必貌不合神亦离，怎么会与原文求得内容上的“信”，形式上的“达”，风格上的“雅”呢！

（笔者试译：人为妇人生，命短多忧患；

此时艳如花，彼时花凋残；

逝去如飞影，存留何其难！）

例5：(for the Almighty has his Own purposes.) “Woe to the world because of offences; for it must needs be that offences come, but woe to that man by whom the offence cometh.”

《中外名人演说词大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采用的“和合本”现成译文：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赵一凡译文：由于罪恶而世界受苦难，因为罪恶总是要来的；然而那个作恶的人要受苦难。^[12]

石幼珊译文：祸哉斯世，以其陷入故也。夫陷人于罪，事所必有，但陷人者祸矣。^[13]

唐承贤译文：因吾世之罪，祸将至也，罪孽是避免不了的，但作孽者必遭祸。^[14]

原文是美国总统林肯在1865年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引用的“钦定本”《马太福音》第18章第7节，借以表明一种振聋发聩的警世公理。三位译者谁也没有照抄“和合本”的蹩脚译文，而是独立翻译。赵译可谓顺达、自然，但在传达警告的语气上显得气力不足；石译和唐译都试图采用古汉语语经典哲言的口吻，来服务于演说慷慨激昂的上下文，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尝试。只是石译中“事所必有”似造词生硬；唐译中“罪孽是避免不了的”似乎破坏了整段译文雄浑、庄严的风格，都还有改进的余地。

（笔者试译：祸降于世皆因罪，世间罪愆乃惯常；但有陷人于罪者，其祸必降于斯人。）

四、讨论

通过对以上译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照抄《圣经》现成的译文，不考虑其时代局限性，不考虑文本的上下文，甚至不顾原文的出处、版本和语言风格，会导致歧义、加译、误译、错译，致使译文语言滞后，译文风格与其上下文偏离。这样做，看似尊敬圣经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是对圣经内容的背离，是对原作的忠实，也是对译文读者的不负责。反之，如果译者意识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摆脱现成译文的诱惑，认真研读文本中出现的圣经内容，并亲自动手翻译，是完全能够译出忠实原文、文字优美、风格得体的译文来的。20世纪后半叶已经有8种现代英语版的《圣经》问世。^[15]南开大学历史系于可教授提出的“重译《圣经》”的建议给我们启示很大；^[16]杨周翰先生的重译尝试值得借鉴；^[17]朱维之先生用《九歌》骚体“翻译《哀歌集》”(Lamentations 4:1—10)的独创精神，^[18]更令人钦佩；黄龙先生提出，以意译、加译、调整逻辑、文字现代化等具体手段达到“动态

对等”和“上下文一致”(the principle of dynamic equivalence and contextual consistency)。^[19]可见,独立翻译圣经内容并不是畏途。

五、结语

文本中出现的圣经内容本身就是为文本服务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具有主体地位。因此,译者有权利、有资格、有责任进行独立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以其来源版本、语言特点和文体风格为根本依据,巧妙地变通形式,使译文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服务其上下文的使用目的和效果;译者还应加强自身西方文化、尤其是圣经文化的修养,通过辛勤的、创造性的翻译实践,为译文读者奉献出忠实原文、流畅优美的圣经内容。

注释:

- [1]《剑桥文学史》第四卷,第42页。
- [2]赵维本著,《圣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院,1993年,第37页。
- [3][4]马祖毅著,《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7-249页。
- [5]思高圣经协会《圣经》。1968年香港初版,1980年台湾第四版。同节译文为: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一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

(上接第58页) 于是一旦接受到新的知识,就会出错,其后果常遭到少数教师的指责,我们常听到:“你的发音太难听”、“你真笨”等训斥的话。这无疑挫伤他们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害怕出错的畏惧心理。教师应把学生犯错误看作语言学习中的正常现象。对于正确的回答及时给予表扬;回答错了也不应批评,和颜悦色地说:“It doesn't matter”或“Think it over”等,这样学生即使做错答题,也不致于感到沮丧,反而学习起来感到轻松愉快,并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减少错误。第二点是纠正错误的方法。第一种做法是错误由教师纠正。这类练习主要指课堂中的实际操练,如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教师先向学生分析错误的性质、类型并说明产生的原因,然后给出正确的答案进行对比,使他们知道错在哪里并自行改正,最后尽可能提供一些相应的语言材料以供练习。第二种做法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纠正。如作文练习,可先让学生互相看,有错就作出标记,也可以修改,看完后签上名字,然后再交给教师批改。批改方式有:划线并说明错误类型;划线但不说明错误类型或说明错误类型但不划线;注明一行有几个错误;注明有错误,但不说明有几个,使学生从出错纠错中学习作文。此外,教师可组织学生相互讨论发表意见,由教师公布答案,学生自改或互改;学生也可口述作业结果,教师和其他同学一起评判,之后教师归纳出错重点,给予必要的解释,达到互相取长补短、提高识别错误的目的。

3.4 表达错误的研究具有指导教学工作的实际意义。错误可以提供反馈信息。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错误分

- [6]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Holy Bible: Commonly Known as th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Nashville, Tennessee: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 [7][9][14]朱刚主编,《英语演说词精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第437页,第176页。
- [8]陶洁选编,《20世纪英文观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 [10][15]John B. Gable and Charles B. Wheeler.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pp39-40, pp226-247.
- [11]梁工等译,《圣经中的犹太形迹⁴⁴》/《圣经文学概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 [12]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 [13]石幼珊译《名人演说一百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207。
- [16]于可. 中国基督教民族化趋势的历史必然性述论,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87-393.
- [17]杨周翰著.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4-49.
- [18]朱维之主编. 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60-61.
- [19]黄龙著《翻译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290.

析了解学生出错的原因和错误的类型,哪些方面所犯错误频率高,较难纠正,以便知道他们学习方面的薄弱环节,这将有利于教师开展有的放矢的补救性教学,提高学习的正确率。另一方面通过错误分析可以了解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以便改进;教学计划是否达到《大纲》的要求以便调整;教学内容是否适中以便作合理的压缩,补充或删除;课时安排是否合理以便进行相应的调整等。这些都可依据错误分析的结果作出决定。

近年来,外语表达错误的研究日益引起重视,通过研究外语学生在学习中所犯的典型错误,特别是纠正错误的对策,是我们正确运用教学方法的依据。通过纠正错误,能学到正确的知识,进而认识它的各个侧面,再依照其各个侧面加深认识错误,再全面地掌握正确的知识。

本文出于这种目的,提出了几点建议,期望它能成为我们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John Norrish.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ir Errors*. ELTS. 1983.
- [2]赵敏善. 谈谈交际错误[J]. 现代外语,1986.
- [3]陈西中. 谈英语教学中的纠错问题[J]. 吉首大学学报,1992,(2).
- [4]唐承贤. 差错分析综述[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 [6]郑立信. 从委婉语的应用看英美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见顾嘉祖主编《语言与文化》[C].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 [7]程静英. 英语写作教学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